

小

腆

紀

年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九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璽謀

丁酉我

大清順治十四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一年

甲辰朔明桂王在滇都

明朱成功攻溫州

二月甲申明王子出閣講學

三月明定國公鄭鴻逵卒於金門

鴻逵中崇禎庚午武舉人爲天津巡撫鄭宗周部將以芝  
龍平紅夷功蔭錦衣衛千戶尋中庚辰武進士故事勲衛  
射策甲科加三級進都指揮使癸未授副總兵宏光卽位

水原紀年卷十九  
檄守采石掛鎮海將軍印以擊高傑張天祿亂兵功進封  
伯隆武時以定策功晉封侯尋封定國公芝龍之投誠也  
依成功入海謝兵權老於白沙寨爲我將王進功所攻移  
居金門遭疾卒

徐鼎曰鴻遠碌碌庸人耳於其卒也何以書駒齒未落識  
龍文爲英奇菟裘自營無鴟室之恐懼較之李克泰之流  
侷乎遠矣故賢之

夏四月癸酉朔明上宏光帝隆武帝王考桂端王諡號大赦  
上宏光廟號曰安宗簡皇帝后曰簡皇后隆武廟曰紹宗  
襄皇帝后曰襄皇后皇考端王廟曰禮宗端皇帝嫡母王  
氏曰端皇后

明朱成功部將施舉與我

天清兵戰於定海關敗績死之

時成功謀大舉入長江令舉招撫松門一帶漁船爲鄉導  
舉至定海關遭風入港遇水師力戰而死

五月明遣張虎送孫可望妻孥還貴州

可望以妻子在滇未敢爲逆僞翰林方于宣言於可望曰  
皇上在滇定國輔之人心漸屬於彼國主宜正大統則人  
心自定矣可望遂日夜謀犯闕王欲歸可望妻孥以安之  
時王尙禮王自奇張虎皆可望心腹而虎奸黠尤用事自  
以位在諸人下甚怏怏白文選謂定國文秀曰今尙禮自  
奇擁重兵在輦轂下虎尤詭日伺左右禍且不測今與可

望議和必皇上親遣張虎行乃無反覆耳王召虎至後殿  
 拔頭上金簪賜之曰和議成卿功不朽必賜公爵此簪賜  
 卿為信見簪如見朕也虎至默見可望曰上雖在滇端拱  
 而已大權盡歸定國定國所信者文則金維新龔銘武則  
 靳統武高文貴人無固志可唾手取也繳所封伯印於可  
 望曰在彼處不受恐生疑忌臣受國主厚恩豈敢或哉白  
 文選受國公之封已為彼用矣出賜簪曰皇上賜此簪命  
 臣刺國主許封臣二字王臣何敢不以聞可望信之怒益  
 甚于宣侍側因請問左右遙窺之但見于宣叩頭跪奏可  
 望點頭許可之狀莫知其所獻何策也于宣出謂其私人  
 曰國主登九五我為首相已親許我矣王又命白文選來

議和可望因拘留之奪其兵而遣其通政司朱運久入滇  
運久大橋黃蓋無復人臣禮名爲議和實與尙禮自奇畫  
謀內應也

秋七月明朱成功攻興化遂取台州

成功以洪旭陳輝守金廈兩島自領卅師北上屯興化之  
狼崎命護衛前鎮陳斌神器鎮盧謙提督右鎮余程代黃  
廷守閩安之羅星塔

攷曰行朝錄  
作半心塔

攻黃巖我守將王戎戰

敗執知縣劉登龍以降登龍投江死成功進圍台州總兵  
李泌知府齊維藩知縣黎嶽詹獻城降天台太平海門衛  
相率投降

我

大清兵復取閩安明朱成功退師廈門

永春縣林永聚衆據城我總督李率泰討平之乘勝攻閩

安先遣標下降將張蘊玉

按日籍玉武岡州人隸劉永楨麾下爲總兵投誠隨征福建性

極敏凡經水程便記憶確線

淺深積功至澳門副總兵以兵三千潛度長樂港過羅

星塔截海師歸路而後合兵進攻余程戰死陳斌盧謙援

絕投誠至福州率泰醉以酒而殲之凡五百餘人成功聞

閩安不守慮失兩島乃命陳堯策屯狼崎自率舟師回廈

門

八月孫可望舉兵犯明演都

攷日紀畧諸書皆云七月事而楊在孫可望犯閩始末則云八

月初一日可望誓師

時錢邦芭拘於大興寺間可望謀犯閩心憂之兵部尙書

程源都察院鄭逢元雖自同於可望而不忘朝廷輒以言詞激發鎮將此輩朴魯武人無避忌酒酣耳熱罵可望曰剝一張賊皮又生一張賊皮邪邦芭知其可用也與二人計曰馬寶馬進忠馬維興雖隸可望麾下然皆朝廷舊勳圖報無路至白文選決不相負今可望入滇從中計圖之如反掌耳源以告文選與逢元私見馬寶定約從容謂可望曰使功莫如使過將才無出文選右者可望乃留馮雙禮守貴州以文選爲大總統馬寶爲先鋒合兵十四萬人滇十八日渡盤江滇中大震

九月明劄孫可望爵命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與白文選連師進討戰於交水大破之



先是王自奇在楚雄醉後殺定國營將而懼引其衆渡瀾  
滄江據永昌去雲南二千餘里以故可望入滇時不相聞  
可望至交水列三十六營去曲靖三十里定國文秀衆纔  
數千人相顧失色文秀議走交附定國欲由沅江景東取  
土司踣路兩日不能決忽自文選率所部拔營逃至曲靖  
單騎走雲南見定國文秀於朝曰宜速出兵交戰諸將已  
有約稍遲則事機露不可爲矣且誓之曰詎皇上負國家  
者身死萬箭下我當先赴陣前言畢卽上馬馳文秀率祁  
三昇賀九儀胡一青趙卬選吳子金李本高之師繼之初  
可望見文選逃議遣兵諸將未敢應馬寶慮回黔謀洩大  
言曰我衆十倍於彼若以一人爲進退豈我輩非人乎張

勝亦曰某人足擒定國矣可望大悅曰諸將如是吾復何憂語張勝曰營內兵馬盡出城內空虛爾率武大定馬寶遊鐵騎七千連夜走間道襲之定國文秀知家口已失不戰自走矣馬寶遣其私人入定國營言之且曰明日決戰遲則無及定國大驚夜告諸將十九日天未明拔寨起甫交綏而本高馬蹶被殺定國文秀色懼欲退文選怒曰張勝已往雲南我退則彼精騎躡吾後不鳥散亦蹶爲肉泥耳死於陣不愈死於走乎况馬維與袁韜輩必相應也定國文秀未答而文選已率所部鐵騎直冲馬維與營維與開陣迎之入合兵繞出可望陣後定國文秀見敵陣亂麾兵大進諸營皆歡呼迎晉王所向瓦解定國乃命文秀

文選追可望而自還師救雲南

孫可望遣其黨張勝襲滇都明中書科中書朱斗垣被執不屈死之

斗垣輔臣天麟子也奉命齎敕書賜白文選於曲靖中途

遇賊被害

攷曰陽秋以此爲九月二十一日事

明李定國還師援滇都擊張勝於渾水塘擒之王尙禮自殺

勝伏誅

攷曰陽秋以爲二十二日事

勝至雲南尙禮將內應黔國公沐天波知其情以兵守之不得發時交水捷聞王命插報捷旗於金馬碧雞坊下勝見之大驚拔營去回至渾水塘遇定國列陣死戰定國幾不支而馬寶於陣後連發大礮勝衆亂遂潰走益州部將

李承爵誘而縛之勝罵曰汝何叛我承爵曰汝叛天子吾何有於汝乎解雲南告廟獻俘與其黨趙珣皆伏誅尚禮於張勝之退兵也知情已露自縊死

冬十月孫可望走長沙降於我

天清

可望逃至貴州從騎十餘人命馮雙福守威清要隘約曰追至則發三礮文秀追至普安尙遲疑不敢進雙禮欲可望逃劫其輜重乃發礮以紿之可望遽挈妻子出城輜重婦女悉被掠過鎮遠平溪沅州守將閉門不納惟靖州道吳逢聖率所部迎之可望狼狽走長沙遣使投誠於我經畧洪承疇軍前

章皇帝封爲義王十七年十一月病死

明論反正功晉封白文選鞏昌王馮雙禮慶陽王馬進忠漢陽王馬維興敘國公賀九儀廣國公馬寶淮國公其餘進侯伯有差

明論從逆罪誅淳化伯張虎降荆江伯張光翠德安侯狄三品岐山伯王會等爵程源鄭逢元等降級有差

文秀至貴州數日虎率殘兵自滇逃回文秀詰之曰皇上賜汝金簪議和何有行刺之說虎無以答解赴雲南王告廟御門獻俘磔之光翠三品等降爵源逢元萬年策劉泌降級其安隆諸文武久反正不之及也方于宣時爲提學試沅靖諸屬表題有擬秦王出師討逆大捷語旣聞可望

收馳書於錢邦芭欲糾義旅擒可望以獻邦芭答以詩曰  
修史當年筆削餘帝星井度竟成虛秦宮火後收圖籍猶  
見君家勸進書蓋于宣嘗爲可望修史奉獻賊爲太祖作  
太祖本紀又嘗言帝星明於井度秦王當有天下故也其  
終事不可聞

十一月明迫贈安龍死難大學士吳貞毓以下十八人諡廕  
有差遣祭立廟

李定國率文武疏請表章安龍死難十八忠臣詔贈貞毓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中樞殿大學士諡文忠廕子  
錦衣衛僉事鄭允元武安侯諡武簡張鏞徐極兵部右侍  
郎林鍾蔡續趙庶禹大理寺卿蔣乾昌李元開陳麕瑞侍

讀學士周允吉朱議泥胡士瑞李順副都御史易士佳任  
斗墟太常少卿朱東旦劉議新太僕少卿各膺一子入監  
讀書張福祿全爲國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遣官諭  
祭文曰卿等乾坤正氣社稷忠臣早傾捧日之忱共効旋  
天之力詎意叛逆生忌禍起蕭牆梟獍橫行頓忘君父安  
龍之血終當化碧九原汗青之書各自流芳千古今日移  
蹕演雲鷓鴣駢列回思卿等簪履趨蹌杳不可見夫獨何  
心能不悲哉將茲俎豆慰彼泉臺尋遣通政使尹三聘往  
安龍卽馬易建廟勒碑大書曰十八先生成仁處

明朱成功攻鷓汀寨克之

成功統師南下至南澳陳霸請先取鷓汀寨以足糧值冬

旱壕寨乾燥火攻克之戎旗鎮林勝恨其屢次截劫屠戮殆盡

十二月明復取南甯

戊戌戎

大清順治十五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二年

戊戌朔明桂王在滇都

明遣使冊封朱成功爲延平王招討大將軍賜尙方劍便宜

行事

攷曰自此至徐孚遠朝漢皆同時事故以次書之

初成功以閩安之失詢諸將佐吏官潘庚鍾曰漳泉沿邊

民苦爭戰且偏隅不足號召天下藩主將戰艦從瓜鎖取江南金陵破則閩粵黔蜀之豪傑自竊應矣甘輝曰我空



國出兩島豈不危乎庚鍾曰

清所以未攻兩島者慮滇黔牽制耳倘會天下之兵而來豈能獨全乎今統貔貅之衆入據長江截糧道彼自顧不暇奚暇攻兩島哉工官馮澄世曰不取江南

清亦未必忘兩島也參軍陳永華曰取江南而兩島自安偷安歲月白老其師非策也輝堅執以爲不可成功慨然曰吾亦有心久矣武侯言勢不兩立

清其有每飯忘我邪我當問道請旨會滇黔粵楚之師出洞庭會江南使天下跂足相從耳乃遣楊廷世劉九皋泛海從龍門問道請行在王不廷臣集議兵部左侍郎冷孟鈺曰成功孰大義拒父命遠隔海濱貢問不絕實有桓文尊周

之義宜晉封秩以鼓勵義之心祖制外臣無封王例今擢  
擢之際豈可守經况成功係先帝賜姓以郡王爵之亦與  
祖制無違俟平江南則晉封一字王可耳乃封成功延平  
郡王以六部郎中各一員隨師紀錄賜上方劍便宜行事  
手詔令進師江南伸大義於天下遣漳平伯周金湯太監  
劉國柱齋印冊航海至廈門成功始設長史審理典寶典  
杖典儀典膳諸官焉

明冊封朱成功部將王秀奇爲祥符伯馬信爲建威伯甘輝  
爲崇明伯黃廷爲永安伯萬禮爲建安伯陳輝爲忠靖伯洪  
旭爲忠振伯郝文興爲慶都伯餘拜爵有差

徐鼎曰封爵必詳書何重封爵也賞賚之班莫過五等之

錫史家年表之作蓋特筆也沙中偶語而什方侯邯鄲用兵而千戶賞權宜之計非法也故剗印之弊則無恩傳書之封則已濫做袴猶惜之况名器乎亂世之君威權已去不得已而以爵賞勸之此蓋事勢迫而使然襄與譏兩無庸也直書其事而世變可知焉曰朱成功部將何以別於粵魯諸臣也

我明授魯兵部右侍郎張煌言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大清再遣使招之煌言不受

辛卯之歲

王師將下舟山命降將田雄以書招煌言峻拒之監國入金門

朱成功以唐魯舊怨於監國修寧公之敬而已賴煌言與定西侯張名振以軍爲衛成功因之有加禮煌言嘗極言成功始終爲唐真純臣也成功亦曰侍郎始終爲魯與吾豈異趨哉故兩人交甚睦尋間行人吳淞招軍天台明年再會張名振之師入長江還駐舟山名振卒遺言以所部歸煌言於是軍容始盛丙申舟山再失駐天台尋駐秦川師遷舟山之民而空其地煌言還駐軍焉魯王旣去監國號煌言通表滇中與成功同日拜命將會師大舉我江督郎廷佐以書招之煌言復以書曰夫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爲變色而貞士則不然其所持者天經地義所陶者國恨君仇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故每羶雪

自甘膽薪彌厲而卒以成功古今來何可勝計若僕者將  
畧原非所長祇以讀書知大義痛憤國變左袒一呼甲盾  
山立崦岼此志濟則顯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遂不惜  
憑履風濤縱橫鋒鏑之下迄今餘一紀矣同仇漸廣晚節  
彌堅練兵海宇祇爲乘時此何時也兩越失守三楚露布  
八閩羽書雷霆飛翰僕因起而匡扶帝室克復神州此忠  
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卽不然謝良平竹帛捨黃綺衣冠一  
死靡他豈諛詞浮說足以動其心哉乃執事以書通視僕  
僅爲庸庸末流可以利鈍興衰奪者譬諸虎僕戒途雁奴  
守夜旣受其役而忘其哀在執事固無足怪僕聞之怒髮  
冲冠執事固我明勲舊之裔遼陽死事之孤也念祖宗之

思澤當何如怨憤思父母之患難當何如動念稍一轉移不失爲中興人物執事諒非情薄者敢附數行以聞焉初煌言之航海也倉卒不得盡族行我

章皇帝以煌言有父命勿籍其家但令其父以書諭之煌言復書云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爲徐庶父亦陰寄聲曰汝勿以我爲慮也父卒有司強其妻子書招之煌言不發趣焚之己亥家始被籍

章皇帝猶命鎮江將軍善遇之勿囚辱焉

明授魯左僉都御史徐孚遠爲左副都御史孚遠朝於滇都

失道安南國不屈還廈門

攷曰臺灣外紀以孚遠失道安南爲順治十八年正月從滇朝見歸

順事而黃宗羲行朝錄則云朝滇時不得過安南遂回廈門

辛卯舟山之破也乎遠扈魯監國航海時朱成功啓疆禮  
士老成耆德之避地者多歸之乎遠領袖其間每以忠義  
相鏃厲成功娓娓聽至終夕不倦有大事輒咨而後行嘗  
自嗟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此平世事也以吾亡國大  
夫當之傷如之何時滇使冊封成功晉將佐爵魯遺臣之  
在兩島者自張煌言以下皆量遷乎遠轉左副都御史隨  
滇使入覲失道安南其國王要以臣禮乎遠大罵或曰且  
將以相公也則愈罵國王嘆曰忠臣也厚資之得完節歸  
與葉后詔鄭郊輩結爲方外七友浮沈島上卒遺一子竟  
以餓死

攷曰諸書載乎遠事互異明史謂其因松江破死

島中泉州府志謂居厦之會厝案卒龍溪縣志謂

遊龍溪後不知所終南疆釋史謂歿於臺灣鷺江同安兩

志說亦畧同而野乘謂康熙癸卯厦門破諸紳多東渡

陶字遠歸華亭明詩綜引靜志居詩話本有乘桴遠引陶  
鶴重歸語似字遠未渡壘者蕭按字遠交行摘棄後附林  
霍王漢所撰二傳言癸卯之變操歸故鄉不果轉徙人湖  
之說字山以歿其稱說年月及死狀甚悉又賜姓始末云  
廈門破字遠遁跡爲北帥吳六奇所獲完髮以死海外生  
一子扶輿至松江未葬子亦死按六奇爲湖之饒平人與  
人湖說合當得  
實也附志之

明以前兵部尙書程源爲禮部尙書前四川巡撫都御史錢  
邦芑掌都察院事

邦芑拒可望不屈源則可望所親信然離間逆黨激發忠  
義於交水之戰戍有功焉王故擢用以旌之時馬吉翔用  
事頗忌二人源功名自許入朝卽發吉翔奸狀吉翔噤言  
者劾源會臣事可望非純臣源發憤杜門不視事邦芑雖  
掌憲而督理晉王軍事者爲金維新秩左都御史位在邦



芑上邦芑亦鬱鬱浮沈朝請而已

我

天清兵復取橫州明知州鄭雲錦被執不屈死

雲錦字子素莆田人以明經起家知靈山合浦縣事粵東  
陷後漳平伯周金湯委署廣西左州知州南甯再復廣國  
公賀九儀又委署橫州是月十五日城破雲錦被執送潯  
陽作馬上吟旋下肇慶獄作從西山義士遊詩絕食七日  
不死乃復食在獄三年吏民勸其薙髮雲錦曰吾辨死久  
矣所未卽死者留一日鬚髮卽頂一口君恩爲一日南冠  
之楚囚卽爲一日大明之臣子耳就刑之日飲酒談笑如  
平時觀者莫不悚歎焉

攷曰馬上吟日昨刑剌史出見客  
騎馬城上點軍册今夜宵廬作楚

囚不信雄心旋落魄煮微帳外獨徘徊依依傍霜華白  
笳吹悠動二人愁聲聲催促管炊迫竈爭扶我上馬行旅  
簇護持無間隙天地寬大難可量此時伸展不盈尺濃嵐  
橫排斷城腰慘淡烟雲天感額北風拂面任欺凌古樹棲  
禽驚振羽孤臣馬上嘯一聲曉山失曉顏如墨回首羊腸  
路渺漫我軍創病何狼籍翁喜人人不攢眉各向虜兒雄  
咤叱朝廷豢養三百年雖敗志氣不蕭索河水滄環馬足  
遲羨煞一派寒光碧烏聲上下叫黃昏斜陽落浦荒却醉  
此宵夢醒何處也瀟瀟風雨穿古壑從西山義士遊詩云  
虎豹山之獸猶思文其身皮骨蒸雲霧耐飢過七尺鬚眉  
丈夫子忠孝以成名時衰值陽九血軀何用生君不見蘇  
武海上十九年沙漠齧雪與吞毡又不見常山舌屬賊聲  
不絕又不見文山三載坐小樓正氣衝寒低斗牛古人已  
往名存耳時地各殊肝膽似迢遙躡步首陽山義士一去  
不復還惟有古青薇歲隨風長歲久無人采自蒼我居山  
巖拜孤竹不茹烟火洗心腹一日二日不食粟慷慨能歌  
西山曲三日四日不食粟斥罵獄吏無休息五日六日果  
何如曉來曾把髮髻梳整理衣行變錄作詩遂向壁悶  
書七日入日枯胃腸忠魂直到白雲鄉帝廷從降渣滓  
委道傍任教飢肉啄鴛鳥到底何會失故吾人生自古誰  
無死覓得死所幾人乎

以上詳李世熊寒支集

二月我

大清命貝子洛託爲甯南靖寇大將軍都督卓布泰爲征南將軍偕降臣洪承疇吳三桂線國安等分道取雲南

孫可望之未降也我四川總督李國英駐保甯大將軍辰泰都統阿爾津駐荊州承疇以經畧駐長沙尙可喜等分駐肇慶廣州遇出犯湖南川北廣東之寇則擊卻之出境亦不窮追以孫李皆百戰之餘地險兵悍姑以雲貴川東南爲其延喘地及可望降知敵人內訌於是承疇三桂疏請大舉

章皇帝以貝子洛託爲甯南靖寇大將軍偕承疇山湖南進三桂爲平西大將軍偕都統墨爾根李國翰由漢中四川進

都督卓布泰爲征南將軍偕國安由廣西進約期會於貴州

明李定國遣其將劉正國楊武等分守四川之三敗紅關馬進忠駐貴州

三月我

天清吳三桂等兵至合州明重慶總兵杜子香棄城走

吳三桂由沔陽至朝天驛順流擊楫月之四日抵保甯具舟艦糧糗過南部西充猶見數家烟火自順慶而前則枳棘叢生箐林密布雖嚮道莫知所從伐木開道十四日至合州杜子香以輕舟哨至江口見三桂揮軍跨馬而渡子香駭而逃三桂偕墨爾根由銅梁壁山進發至重慶時房

竹歸巫有郝搖旂李來亨袁宗第黨守素施州有王光興  
長壽有劉體仁譚詣譚宏譚文達州有楊秉允等連兵防  
守三桂策其無能爲惟令總兵嚴自明程廷俊以重兵扼  
重慶固根本而已

明光祿寺少卿高勳部郎金簡疏言時事

定國自敗孫可望後宴飲恬愉頗弛武備二人次第疏諫  
謂內患雖除外憂方棘伺我者頓刃以待兩虎之一斃而  
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燕衽之上能且安乎二王老於  
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定國愬於王詞頗激王擬杖二  
臣以謝之朝士爭執不可移時未決而敗報踵至定國遂  
巡引罪簡字禹藏勳同里人後扈王入緬死於道

夏四月明王自奇闕有才反李定國自將討平之

自奇舊封夔國公有才封永壽伯皆孫可望黨也懼而反定國擒而誅之時

王師入貴州不及援故逆黨平而貴州已不守矣

我

大清貝子洛託等兵取貴陽明馬進忠遁巡撫冷孟鉞死之

孟鉞被執論雍髮大罵不屈死

臣竊曰按楊氏安龍紀事冷孟鉞蓋馬吉翔之黨也及殉節貴陽怒裂睢陽之眚憤銜溫序之鬚又何烈也豈楊氏衰譏失實抑孟鉞固兩截人歟君子取節焉可也

庚辰我

大清吳三桂等兵至三陂明劉正國遁克遵義

三桂以浮橋濟黃葛江溽暑薰蒸軍士多病翌日渡碁江  
懸滴溜三陂紅關石壺關之險皆峭壁重淵一夫可守正  
國望風由水西逃入雲南於是將軍郭李受總兵王友臣  
並以衆降獲糧三萬石兵五千

王師遂克遵義

庚寅明大招討蜀王劉文秀卒

文秀之追孫可望至貴陽也收潰卒得三萬人屯守邊隘  
李定國聞而伐之召之還並召諸將之在邊者論功小大  
爲分兵多寡之地及

王師猝至兵夫其將將不得兵迄於大清文秀在滇鬱鬱不自

得每屏人語曰退狼進虎晉王必敗國病革上遣表曰臣  
精兵三萬人在黎雅建越之間塞金二十萬臣將郝承裔  
知之臣死之後若有倉猝請駕幸蜀臣妻操盤匱臣子御  
羈勒以十三家之兵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爲功也

臣肅曰書爵何嘉之也文秀起家草澤乃心王室恟恟退  
讓有名將風情勢既迫猜嫌頓起豈天必欲訖明命歟何  
兩賢不相得也

五月我

大清吳三桂等兵敗明楊武於開州之倒流水興甯伯王興水  
西官慰使安坤西陽宣慰使冉奇鑣蘭州宣慰使奢保受等

降汝曰王興疑卽王光興與入蜀事合另  
有廣甯伯王興者守文邨不降事見後



秋七月丙申朔明命李定國爲招討大元帥賜黃鉞

有妖人賈自明者持幻術大言上帝以某日助兵爲木偶  
人數百長丈許執旛幢爲行陣定國惑之四方之促師期  
者輒云有待久之無驗怒斬之戒期出師王授以黃鉞凡  
古命將之禮無不備焉

我

大清卓布泰等兵抵獨山州

戊戌明大學士文安之督川東諸軍襲重慶不克

安之率劉繼仁袁宗第李來亨十三家暨譚宏譚詣譚文  
等由水道襲重慶而吳三桂留防之師礙於他路故不克  
明延平王朱成功兵部左侍郎張煌言會師大舉北上甲辰

次羊山颶風作旋師舟山

成功將大舉攻南京以黃廷爲前提督洪旭爲兵官鄭泰爲戶官留守金廈從行甲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往來策應選力能舉五百觔者披鐵鎧盡以朱碧彪文留兩目執所馬大刀立陣前砍馬足號曰鐵人望者以爲神兵左虎衛陳魁統之中提督甘輝請俟滇中會師而進成功曰會師之舉不過牽制其勢耳兵馬雲集日費萬金豈可稽延自老其師哉乃命輝爲前部馬信萬禮繼之自統大衆爲合後侍郎張煌言爲監軍揚帆北上平陽守將單任暹瑞安守將艾誠祥獻城降次羊山其山多羊故名之相傳其下有龍宮戒震驚成

功曰本藩欲馳驅天下百神賓服奚畏一孽龍乎令放礮  
鳴金不移時颶風發挾雷電水起立成功冠帶起祝曰成  
功統率三軍恢復中原如天命有在卽將諸船沈滅神其  
鑒諸祝畢風頓止是日碎巨艦數十漂沒士卒八千人成  
功之四子滌七子浴八子溫暨義陽王某皆溺焉乃旋泊  
舟山理楫以爲後圖

攷曰一云羊山故多羊見人馴擾然  
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能

戒烹之羊熟而脯作與放礮驚龍說小異疑  
成功既放礮而軍士又殺羊致此奇禍歟

八月明授前江西總兵鄧凱爲隨扈總兵

凱吉安人父某死日凱初隨楊廷麟劉同升起兵江西  
事敗而逃是年朝演都校隨扈總兵守大明門尋遣內臣  
李崇實召之入朝論曰爾忠義老成可卽隨扈東宮賜銀

百兩銀鼎杯一事蓋

王師日迫將移蹕也

九月明朱成功取象山

成功舟師至象山知縣徐福率父老降時兵士逃者甚衆  
訛言新附北將盡投誠援勦右鎮賀世明朱粉其櫓成功  
益疑之令他將統其衆而盡解新附北將之兵權後衝鎮  
劉進忠乃入黃巖之海門所投誠成功令周全斌追之進  
忠夜半開西門突圍走全斌拔其城以歸尋破磐石衛

冬十月我

大清信郡王鐸尼會師平越府

章皇帝命信郡王鐸尼爲安遠靖寇大將軍總統三路

諭諸將克取貴州如雲南機有可乘卽乘勢進取兵馬疲弱則  
候鐸尼進止比信郡王入黔境吳三桂自尊義馳六百里會諸  
平越府之楊老堡訂期進兵信郡王統三路兵入滇而留  
貝子洛託偕洪承疇理餉貴陽

明李定國遣馮雙禮守雞公背張先璧守黃草壩白文選守  
七星關

定國聞

王師戒期入滇以北盤江爲滇黔之界南盤江爲滇粵之界乃  
使馮雙禮扼雞公背拒中路攷曰雞公河出廣順州歷清  
鎮隆文人鳥江距貴陽數十  
里盤江即牂牁江有南北  
二源故曰南盤江北盤江使張先璧扼南盤江之黃草壩  
拒東路自守北盤江之鐵索橋圖復貴州別遣白文選出

西路率衆四萬守七星關抵生界立營若欲攻遵義者以  
牽制三桂之師先是三桂駐遵義信郡王駐武陵卓布泰  
駐獨山州惟洛託一軍駐貴陽大衆未集其勢可乘定國  
遠巡觀望比楊老堡戒期定國始悉衆出拒而事機已不  
可爲矣先由中路出關嶺東路告急乃移師黃草壩久之  
踰石關營於遮炎河而中路雞公背之絕頂糧少運艱士  
不宿飽右路之生界孤懸滇蜀之表聲援不及識者俱以  
爲憂攷曰諸書皆云馮雙禮扼雞公背張先壁扼黃草壩  
而求野錄則云命李承爵壁黃草壩祁三昇壁雞公  
背豈始則命李承爵祁三昇爲兩路帥事急而改命馮雙  
禮張先壁乎抑李承爵本張先壁之副將祁三昇本馮雙  
禮之副將作書者各以見聞著之篇乎又求野錄  
右路之孫家壩亦作孫家壩卽生界也音轉字異

十二月甲子我

大清吳三桂兵過天生橋明白文選棄七星關走霑益

三桂自遵義出師文選於十一月二十日自生界回七星關守險四山壁立水勢洶湧山上樹木參天名曰天生橋實未嘗有橋也三桂厚養鄉導由苗疆繞渡出天生橋之背扼七星關大路文選偵知棄關走可渡橋而守橋之馬寶亦奔乃焚橋走霑益三桂進抵烏撒軍民府

我

大清卓布泰等兵取安龍府甲戌明李定國拒戰於炎遮河敗績退保北盤江馮雙禮之師亦潰於雞公背我

大清兵進次曲靖知府蓋世祿命

我廣西軍至潞江之羅顏明兵扼險沈船我軍得泗城

土司岑繼祿爲嚮導出間道入安龍懷仁侯吳子聖禦之  
敗績我軍取所沈船以濟定國聞之以兵三萬人倍道趨  
戰於炎遮河

王師初戰不利詰朝悉師壓其營而陣南兵槍礮北兵弓矢日  
中不決忽大風北來礮火及茅草野燎滔天

王師乘火馳射兵火俱烈定國驚懼棄營保北盤江我廣西兵  
遂由普安州入滇而信祿王中路兵亦潰馮雙禮於雞公  
背追至北盤江諸將北走不相顧定國焚鐵索橋而遁

王師遂抵曲靖蓋世祿降

丁丑明桂王出奔

李定國微服還滇請王出幸十四日丙子王召諸臣議之



劉文秀之部將陳建舉文秀遣表請王幸蜀太僕寺正卿  
辜延泰亦請幸蜀開荒屯練中書金公趾極言入蜀之不  
利定國曰葭爾建昌何當十萬人之至不如入湖南之岫  
烏車里里角諸蠻不相統攝我今臨之必無所拒安蹕岫  
內諸將設禦於岫口勝則六詔復爲我有不勝則入交趾  
召針羅諸船航海至廈門與延平王合師進討難之者曰  
清兵乘勝踰黃草壩則臨沅廣南道路中斷且喪收之餘焉能  
整兵以迎方張之敵乎沐天波曰自迤西達緬甸其他糧  
糈可資且出邊則荒遠無際萬一追勢稍緩據大理噶閣  
之險猶不失爲蒙段也馬吉翔李國泰咸是天波議定  
不敢爭而泣請留太子督師以牽制緬甸王酋豫不忍定

國謂天波曰公其勢力願無生後悔而追憶余言也明日發滇都定國以大兵殿後國勢既搖人心思叛艾能奇之子承業糾狄三酋等以驍卒伏大寺中謀劫定國而北定國嚴隊西走承業等不敢發百官扈從男婦馬步數十萬人日行不過三十里兵士乏食取之民間所在逃避御前供頓缺而庶僚貧病離次不前從古乘輿奔播未有若此之艱難者

己亥我

大清順治十六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三年

癸巳朔明桂王次永平

乙未我

天清兵取明滇都明衛國公胡一青提學道徐心箴光祿寺少卿黃復生提督劉之扶土司龍世榮等降戶部主事劉之謙死之

我信郡王命心箴署臨沅道復生管洱海道此外降臣可紀者有總兵許大元王宗臣王有德副將朱文彩朱文盛數人無抗節者惟戶部主事劉之謙廷標子也以父死國難授趙州學正遷戶部主事被執主者索賂之謙曰父子二十年苦節湫澳南杯水耳安得賂復令雜髮曰禿頭鬼可見吾父乎遂炮烙死

效口本  
寒文集

丙申明桂王駐永昌下詔罪已李定國還黃鉞自請削秩不許

王崎嶇西行定國留守大理數日白文選以潰兵至列陣  
下關眾尙萬餘定國以數百騎赴之文選憤涕叱定國曰  
主上以全國全師畀王一旦至此誰執其咎定國南向叩  
首願一死以贖前罪文選收涕謝曰王幾許人死敵何益  
王行矣文選以一身當之耳定國乃追扈至永昌王下詔  
罪已定國還鉞待罪王曰是國之禍王何罪焉不許  
徐鼎曰書還鉞自請削秩不許何嘉之也何嘉乎爾造次  
顛沛之間君臣相待以禮此漢唐以來所不易有也論語  
曰必不得已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尙論者  
毋忽諸

明新津侯譚宏仁壽侯譚詣殺譚文以叛降於我

大清

宏等悉眾再犯重慶爲

王師所敗自相猜忌殺譚文督師文安之將率劉體仁袁宗第  
李來亨等十三家之兵討之宏詣懼率所部降諸鎮皆散  
安之鬱鬱道疾卒我

大清封宏爲慕義侯詣爲向化侯

二月 明閏正月 辛未明總兵王國助敗績於普洱

攷曰洱亦作潤音馮

河之

丙子明白文選敗績於大理之玉龍關走木邦

王師至玉龍關文選與張先璧陳鼎之師皆敗獲葦昌王金印  
追至瀾滄江文選由沙木和走右甸尋走鎮康入木邦

丁丑明李定國遣兵將靳統武扈桂王奔騰越

是日聞王龍崗之敗定國使總兵靳統武以兵四千扈王入騰越沐天波馬吉翔隨行文武官尙四百餘人

已卯扈桂王至騰越

辛巳明李定國兵渡潞江大理寺卿盧桂生叛降於我

大清明日戰於永昌之磨盤山明兵大敗泰安伯竇民望收曰亦作

名總兵王璽收曰求野翁作王國談也皆死之我

大清兵尋引還

定國聞白文選之敗遂渡潞江路江卽古怒江江不甚寬而水勢洶惡每歲清明至霜降有青草瘴雖土人亦惡之過江二十里有磨盤山鳥道凌箐屈曲僅通一騎定國度

王師累勝窮追必不戒設柵數重其間三伏以待之泰安伯竇  
民望爲初伏廣昌侯高文貴爲二伏總兵王璽爲三伏每  
伏兵二千約俟

王師度山顛號礮起首尾橫突截攻必無一騎返而吳三桂之  
追白文選至瀾滄江也編筏而渡再渡潞江逐北數百里  
無一夫守拒謂定國遠竄不復慮隊伍散亂上山者已萬  
有二千人忽明大理寺卿盧桂生來降泄其計三桂則大  
驚時前驅已入二伏急傳令舍騎而步以礮發其伏叢莽  
中矢礮雨下民望不得已舉礮出戰三伏亦發礮趨下救  
之自卯迄午短兵相接血屍如堵積民望血戰下已槍彈  
穿脅過戰如故持刀潛削走不數里血湧仆地死定國坐

山顛聞號礮失序大驚忽飛激落其前擊土滿面乃奔明  
兵死林箐者三之一麀戰死者亦三之一王璽陣歿而  
王師亦亡都統以下十餘人喪精卒數千追至騰越西百二十  
里中原界盡矣明兵初猶踞險守聞定國走乃夜遁

王師亦懲是役之難不測不復窮追矣

臣竊曰不曰明兵大敗盧桂生降而曰盧桂生叛降明日  
戰明兵大敗者何也者桂生非因明兵之敗而始降乃明  
兵因桂生之降而始敗也降臣不皆書叛桂生獨書叛何  
惡之同於賊也降有辱義叛則亂稱兵敗途窮而崩角馬  
前者迫於畏死之念非有無君之心誅其降而赦其叛春  
秋不爲已甚之義也至若輸情敵國貪一日之榮利滅其



國喪其君而不悔此禽獸所不肖爲視然人面而爲之其  
蛇虺梟獍之性烏可以降臣例哉我

純皇帝於

國史貳臣傳甲乙以等差之創史家未有之例實

聖人精義之學也

壬午明桂王自騰越出奔丁亥至鐵壁關扈將孫崇雅叛戊  
子抵緬甸之囊木河靳統武亦棄王去

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甚厚趣王乘夜走南甸王南行二  
日尙未知磨盤之敗也二十四日野次未定忽總兵楊武  
至言定國遠逃追者將及王遂接浙跟踰行昏黑迷路大  
谷中羣臣妻子不相顧亂兵乘機劫掠火光燭天驚擾奔

馳及天明仍在故處也而貴人宮女已失去過半扈將平陽侯孫崇雅劫殺尤烈王以從臣多叛決意入緬遂出鐵壁關關外卽緬甸境矣

庚寅明桂王入緬甸之銅壁關次蠻漠

緬酋之自稱於國也曰金樓白象王蓋處則樓居出則乘象是不履地也進表中國則稱緬甸宣慰使臣某王命沐天波論之緬人奉迎具表如常儀復奏曰天王遠臨百蠻驚畏請從官以下勿佩戎器馬吉翔遽傳旨從之從臣皆諫曰猛虎所以威百獸者有爪牙也奈何自棄其防以啓戎心不聽晦日至蠻漠上司思絲迎入城執禮甚恭進衣衾食物蓋蠻漠舊爲宣撫司屬永昌府自萬厯中始爲緬

有也時沐天波與外戚華亭侯王維恭典璽李崇貴謀擁太子入關由茶山出鶴麗調度各營爲聲援王后不可乃不果行

明雅州伯高承恩率諸土司斂兵拒守是月明昆明諸生薛大觀舉家赴水死

大觀聞王之入緬也喟然嘆曰生不能背城一戰以君臣同死社稷願欲走蠻邦圖苟活不重可羞邪謂其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軀爲天下明大義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爾有母在其母則謂之翰妻曰彼父子死忠孝吾兩人不能死節義邪侍女抱幼子立戶外曰主人皆死何以處我五人偕赴城外黑龍潭死次日諸

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猶堅抱如故也大  
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赴火死

三月 明二月

壬辰朔明桂王抵緬甸之大金沙江

大金沙江自西藏貫緬甸爲禹貢黑水入南海之路緬甸  
之國都曰阿瓦東北二路近中國東路木邦孟艮在耿馬  
土司滾龍江南直普洱邊外地稍平李定國等趨阿瓦之  
路也北路孟密之蠻莫新街老官屯爲金沙江達阿瓦之  
道卽王舟行入緬路也王至金沙江緬人鑿四舟以待王  
一后及太子一司禮監李國泰一馬吉翔一初六日丁酉  
浮江東下從行者纔千四百七十八人自買舟者六百四  
十六人故岷王世子及總兵潘世榮內監江國泰等九百

人馬九百四十餘匹陸行紆道入期會於緬都

明晉王李定國駐兵緬緬

定國之敗於潞江也踰險走求王所在知者曰帝西行去  
騰越已百里界茶山緬甸之間定國曰我從扈而追者及  
之君臣俱死無益也姑他往以圖再舉既聞白文選屯兵  
木邦就之謀曰主上入緬我深入恐禍生不測此地無險  
要可扼莫若擇邊境屯集作後圖而文選以王左右無重  
兵請身入捍衛意不合定國遂自引所部從孟定府過耿  
馬抵猛緬駐劄各營潰兵陸續集勢稍振

徐鼎曰自桂王入緬後凡李定國事皆書爵以喪之何也  
國滅矣君亡矣收合餘燼圖存萬一崎嶇以死百折不回

事更難於厓山節不讓乎孤竹尊鄉董氏謂爲古之烈女  
夫諒哉

丙申明肇昌王白文選以兵迎桂王於緬甸之阿瓦城不得

攷曰阿瓦諸書亦  
作啞咤音轉字異

文選由間道渡隴川潞江踵王所在而求之以王且入阿  
瓦城矣以兵臨之而不得實耗乃罷時去王所在纔六十  
里寂無知者

己酉明桂王駐緬甸之井梗

攷曰亦  
作井亘

議遣使齎敕如白文選

等營馬吉翔阻之不果

王至井梗緬人報我兵四集請敕阻之詣臣會御舟前議  
所使總兵鄧凱行人任國璽請行馬吉翔恐二臣暴其過

惡私謂緬人曰此二人無家去則不還矣旋報各營撤去

輟不行攷曰此事載鄧凱也是錄而劉湘客行在陽決誤

加商會來邀大臣過河議事始有使緬之議其二十四日乙

酉緬人之請則爲教止各營兵而設議遣使者乃商救諭

各營止兵之使非與緬議事之使也湘客得之傳聞鄧

凱則躬親其事孰是孰非不辨自以故大書以正之

徐龔曰曰阻之不果何惜之也緬甸之行易所謂需于泥

也白文選以反首芟舍之從冀出其君於坎窞使二臣者

齎救至軍消息可通拯援及早廩養之御一乘入於魯師

市人之呼法章保於莒邑則黎侯之寓衛不賦式微而楚

昭之入隨終以復國又何至君有青衣之辱臣煩丹穴之

求哉習坎入坎失道凶也小人之禍國可忍言歟

乙卯明命馬吉翔之弟雄飛偕御史郭昌琦使於緬甸

緬酋來邀大臣遺河議事王命雄飛昌琦往至則緬酋不出令譯者傳言問神宗時事二臣不習中朝典故不能答出所藏神宗敕書與今敕書較聖文小異以爲僞又以黔國公征南將軍印驗之乃信蓋緬人於萬曆二十二年因亂來滇請救廷議卻之遂絕朝貢故出敕書以示彼國之未嘗受恩也又二使臣不才遂開蠻人以不恭之漸

閏三月明三月我

**大**清吳三桂兵至姚安明大學士張佐辰尙書孫順侍郎萬年策翰林劉蒞布政司宋企鰲等皆降

又有少卿劉泌兵科胡顯等一百五十九人先後降

次日

雲南始末又中有左副都御史錢邦芭按邦芭實以僧裝號大錯未嘗降也當日降表中諸臣銜名倉卒據什滇者



姓名填列不必人  
人與聞其事也

我

大清兵還至雲南明大學士扶綱侍郎尹三聘准國公馬寶敘  
國公馬維興武靖侯王國璽懷仁侯吳子金致曰亦宜川伯  
高啓隆公安伯李如碧及各土官先後降

臣竊曰馬寶以下書爵何春秋傳曰美惡不嫌同辭顧名  
思義愧之也土官不名何畧之也吾無責焉耳

明德安侯狄三品執慶陽王馮雙禮以叛降於我

大清

三品受吳三桂密指執馮雙禮並戡定大將軍金印慶陽  
王金冊赴軍前降於是白文選部將王安等自建昌衛至

雲南繳文選蕩平大將軍金印心符藩臣金章聞風降者  
相繼矣

明延長伯朱養恩總兵龍贊陽以嘉定州降於我

大清

明黔國公沐天波綏甯伯蒲縵總兵王啓隆謀奉桂王出緬  
甸馬吉翔阻之亦不果

三人集大樹下邀吉翔議曰緬會遇我不如前及此時走  
護臘撒孟良以就晉王之軍庶可圖存乎吉翔曰如此我  
不能復與官家事請公爲計可耳衆默然遂散  
徐竦曰亦不果何重惜之也一之已甚其可再乎

緬甸戕明從官之白陸行者

陸行者不知王之尙在井梗也竟抵阿瓦城緬人疑其有陰圖也發兵圍之總兵潘世榮降於緬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自縊死副總兵高陞千戶謝安祚向鼎忠范存禮溫如珍李勝劉興隆段忠皆被殺餘安置遠方久之無存焉惟岷王子等八十人流入暹羅國

夏四月明咸陽侯祁三昇以兵迎桂王於緬甸馬吉翔遣使以敕書止之

三昇上表迎蹕緬人請敕止之諫者曰此我君臣出險之一時也而吉翔請遣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持敕書止之曰朕已航閩將軍善白爲計三昇痛哭撤師吉翔復與緬官之守隘者敕曰後有一切官兵都與截殺進生

芳文選司郎中加調鼎五級以獎其敦止迎扈之功焉

本求是錄而陽秋亦誤以下  
調鼎揚生芳爲使緬今正之

五月乙丑明桂王發井梗戊辰駐緬甸之者梗

收曰者梗亦作赭磳

阿瓦城下有地名者梗卽大鷓鴣城舊地也界大金沙小  
盈沙之間地饒而險緬人自祁三昇奉敕止師之後知王  
威令尚行慮後得罪乃優奉之爲緩急自救之策且以阻  
內外聲聞於初四日甲子遣其都官備龍舟鼓樂迎王於  
井梗乙丑移蹕丁卯至阿瓦城距河止焉阿瓦者緬酋所  
居城也戊辰陸行五六里至者梗草廬十餘間王居之編  
竹爲城守兵百餘人從臣自備竹木結宇而聚處焉緬婦  
來貿易者襍沓如市從臣久亦習之屏禮貌短衣跣足闌

入緬婦隊中踞地喧笑呼盧縱酒緬人頗哂之其譯者爲  
大理人私語人曰前者入關若不棄兵器緬王猶備禮今  
又廢盡中國禮法異時不知何所終也

癸酉明延平王朱成功兵部左侍郎張煌言復會師大舉北  
上以援滇

成功聞

壬師三路攻雲南乃約煌言大舉北上以圖牽制戊寅抵崇明  
我總兵梁化鳳斂兵堅守成功欲順風取瓜洲煌言曰崇  
明爲江海門戶有懸洲可守先定之以爲老營脫有疎虞  
進退可據馮澄世亦言取之便成功曰崇明城小而堅取  
之必淹日月今先取瓜洲破其門戶截其糧道腹心潰則

支體隨之崇明可不攻而破也乃遣監紀劉澄密通我江

南提督馬進寶

攷曰卽馬逢知

而請煌言以所部兵爲前軍鄉導

己卯經江陰舟楫蔽江而上六月丁酉至丹徒壬寅泊焦

山祭天旗蓋袍服用赤色望之如火癸卯祭地望祀山川

嶽瀆用黑色望之如墨甲辰吉服祭太祖畢縞素祭崇禎

隆武帝用白色望之如雪慟哭誓師三軍皆泣下焉

六月丙午明朱成功攻瓜洲克之癸丑克鎮江

我師於江之上流設木城亦名木浮營結大木爲筏覆以

土上可馳馬旁有木柵穴之而置礮焉自上流浮下船過

之立碎又於金焦兩山間鐵鎖斷之謂之滾江龍都司羅

明昇以五百人守譚家洲朱成功與諸將議曰瓜鎮爲金

陵門戶宜先破之令右提督馬信前鋒鎮統領余新進奪  
譚家洲材官張亮督泗水者斬滾江龍自督親軍與中提  
督甘輝左提督翁大祐建大將旗鼓直搗瓜洲我操江朱  
衣佐攷口亦作衣助城守左雲龍率兵一萬拒之見海舟外蒙白  
絮揚帆直上近滾江龍則復下

師礮擊之不傷一艘循環者數次而滾江龍已斷蓋海舟內  
藏泗水人且以誘我礮矢也度礮且盡成功麾兵大進右  
武衛統領周全斌率兵士帶甲浮渡登岸直破我陣身中  
五矢氣益奮斬雲龍於橋下擒衣佐正兵鎮韓英奔門而  
入登城樹幟全斌望見之陷西北隅以入我譚家洲及木  
城之兵望風奔潰成功以援勦左鎮劉猷守瓜洲監紀柯

平督理江防而悉師趣鎮江守將告急於南京將軍羅某以鐵騎千人赴援被甲如雪大言海賊不足殺也時蘇常四郡兵畏敵如虎聞京軍欲居前隊則大喜京軍憍躁欲戰而海舟忽上忽下我駐南則泊於北駐北則泊於南

王師隨之三日夜不息酷暑遇雨人馬飢疲海師亦分五隊五色旗第一蜈蚣旗第二狼烟三銃四大刀五每隊有滾被二人滾被者棉被厚二寸以蔽箭箭過卽捲被持刀滾進斫人馬足一人敲鼓鼓聲緩則兵行亦緩急則亦急然皆步卒

王師甚輕之凡我騎兵遇步卒勒馬退數丈加鞭突前敵陣動則乘勢衝之步卒自相踐踏以此常勝至是施之海師則



嚴陣屹然不動團牌自蔽望之如堵

王師三卻三進方欲卻馬再衝而海師疾走如飛突犯我陣合戰良久見白旗一揮兵卽兩開如退避狀或伏於地

王師謂其將遁也馳馬突前忽彼陣發大礮擊死千餘人乃退保銀山成功以銀山爲必爭地二十二日辛亥夜令陳魁統鐵人軍逼柵守兵見之駭然不敢出戰射之則箭不能入鐵人冒死進柵遂破遲明

王師復分五路三疊壓其壘而軍成功令發大礮多鼓鈞聲江水騰沸廊瓦皆震我兵士下馬殊死戰薄午海師益奮我提督管效忠身衝其陣入之而陣變首尾相應效忠自負旗而走遂大敗啞血填濠效忠部衆四千八存者百四十

人走南京歎曰吾自滿洲入中國十七戰未有此死戰也  
我鎮江守將高謙知府戴可進攷曰亦作可立獻城降癸丑成功  
饗將士於京岷山命全斌及援勦後鎮黃昭守鎮江馮澄  
世爲常鎮道兵都事李徵知鎮江府分徇屬邑皆下之  
臣竊曰計六奇明季南畧載成功入鎮江時我

大清將彭某引兵五百還六合士民拒不納已而有阮春雷者  
至稱明兵部職方司武生王寅生文生夏志宏徐三峯率  
衆執香迎之阮明決有文武才湖賊劉青海率百二十人  
歸之阮問何能曰團牌試之畢阮置紗帽几上自起舞牌  
身隱不可見劉大服從之往滁州我鳳泗道破斃其執旗  
者衆失色阮怒持大刀直前殺五十餘人

王師敗入城阮以兩大釘釘壁而登遂克滁州王寅生持阮檄

至天長百姓開門降既而江甯捷聞阮以鹽舟揚帆去或

曰衣冠投龍津橋下泗水逸寅生走鄉莊酣飲怒歌殺其

妻子短甲草履持槍馳騎遁拘之不及巡按章某奏六合

拒兵獻城天長殺官獻城儀真逐官獻城衆兇懼已而

章皇帝批耶廷佐奏云俱免屠戮府縣官更加培植批巡撫蔣

國柱奏云此非百姓之罪乃汝失守封疆之罪也衆情乃

安竊嘗舉以告我里人俾知我

國家覆載之恩同於天地毋耕田鑿井而忘

帝力也

我

大清兵取馬湖敘州明提督陳希賢降

我

大清兵取成都明總兵趙友鄩御史龐之泳主事賀奇等皆降  
明雅州伯高承恩爲其弟承裔所殺

秋七月明張煌言徇江南北府州縣下二十九城

瓜洲之破也成功欲趨金陵煌言欲先取鎮江成功曰我  
頓兵鎮江金陵援騎朝發夕至且柰何煌言曰我以偏師  
水道薄觀音門金陵自救不暇豈能他顧成功然之煌言  
泝長江而上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七月庚申朔哨  
卒七人掠江浦取之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曰蕪湖  
上游門戶留都不能旦夕下則江楚之援師日至控扼要

害非公不可煌言乃率所部至蕪湖相度形勝一軍出溧陽窺廣德一軍鎮池州截上流一軍拔和州以固采石一軍入甯國以圖徽州傳檄郡邑大江南北相率送款府則太平甯國池州徽州州則和州廣德無爲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甯國南陵太平旌德涇縣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含山巢縣舒城廬江建平高淳溧陽凡四府三州二十二縣煌言考察官吏黜陟廉明江楚魯衛人士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起兵相應我淮安漕督亢得時以援鎮江兵敗投水死自巡撫而下倉皇欲走東南大震壬午明朱成功敗績於江甯崇明伯甘輝等死之成功退入於海瓜洲鎮江皆復歸於我

大清

成功既連克瓜鎮甘輝進曰瓜鎮爲南北咽喉但坐鎮此  
斷瓜洲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南都  
可不勞而定矣成功召諸參軍議之潘庚鍾曰未可驟進  
常暫住瓜鎮分據淮揚諸郡扼其咽喉收拾人心觀釁而  
動北都滿漢兵民不下數百萬斷其糧道兩月之間必生  
內變此曹公之所以取勝於官渡也馮澄世亦言進攻不  
易成功曰不然時有不同耳昔漢祚改移羣雄分據故曹  
操常以算勝我明朝歷年三百德澤已久不幸國變百姓  
遭殃大兵一至自然瓦解恢復舊京呼召天下豪傑千載  
一時也若自老其師援兵四集首尾受敵我勢豈不自孤

昔太祖得廖永忠俞通海水師奪采石取金陵破竹摧枯  
正貴神速耳癸亥登舟傳檄丙寅至觀音門以黃安竹水  
師守三汊河口戊辰由儀鳳門登岸軍於獅子山偕諸將  
登閱江樓望建業王氣令諸舟一字列於江東門外親率  
十餘騎歷城下度營壘令馬信黃昭蕭拱宸營於漢西門  
以連林明林勝黃昌魏雄楊世德之壘令陳鵬藍衍蔡祿  
楊好屯東南角依水爲營劉巧黃應楊正戴捷劉國軒屯  
西北角傍山爲營令張英陳堯策林習山屯岳廟山連諸  
宿鎮爲成功大營護衛設鹿角望樓深溝木柵而留甘輝  
余新屯獅子山萬禮楊祖屯第二大橋山翁天祐屯儀鳳  
門之要路乙亥

王師以千騎薄余新營而敗城中益懼我操江朱衣佐之被擒也成功曰此腐儒也殺之汚吾劍釋之歸言於總督即廷佐曰海賊衆不過數萬船不過數百請卑詞寬限以驕其志乃遣人說成功曰我

朝有例守城過三十日罪不及妻孥乞寬三十日之限潘庚鍾曰孫子有云卑詞者詐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降則降豈戀內顧此緩兵之計也成功曰自舟山興師至此戰必勝攻必取彼焉敢緩吾之兵邪攻城爲下攻心爲上今既來降驟攻之何足以服其心哉甘輝曰兵貴先聲彼衆我寡及其燭且未定其勢宜拔俟彼守禦固則難圖也張燧言亦自蕪湖貽書諫之而成功以累捷自驕但命八十三營



牽連困守以待其降釋戈開晏縱酒捕魚爲樂庚辰有閩人林某犯法逃歸於我具言二十三日爲成功誕辰諸將卸甲飲酒乘之可破且請爲導我副將梁化鳳自崇明繞道赴援與城守聞之夜穴神策門引五百騎突犯余新營海師出不意驚潰余新收入蕭拱宸營化鳳乘之拱宸亦敗遁新被擒翁天祐馳援之而化鳳已收兵入城矣

師旣敗前鋒營乃盡出騎兵列城外甘輝潘庚鍾勸成功退屯觀音門以圖再舉成功曰小挫豈便思退明日正欲觀諸君建功耳調姚國泰楊祖藍衍楊正屯山上甘輝張英伏谷內林勝陳魁列山下陳鵬蔡祿往來接應倉卒移帳壘竈未安二十三日壬午質明化鳳率騎薄楊祖營祖

奮力迎戰三合三卻正與國泰敗走藍衍戰死山高行遲  
陳鵬蔡祿救之不及而化鳳已從山上馳下突之鵬與祿  
軍亦大潰我總督登城望見都統哈哈木兵少卻大驚急  
麾勁騎自小東門出成功大營之後俄見山上旗喜曰吾  
家兵上山勝矣

王師乘勝掩殺海師營壘咸搖動望山上成功麾蓋不敢退未  
奉號令亦不敢相救援林勝昨謂中協金岸領兵康龍曰  
敵人雖勝實無多騎藩主之不發號令而齊擊者謬也爾  
二人擊之吾爲爾援焉二人方敵化鳳而東門騎兵驟至  
如風雨勝轉頭禦之而魏雄戰死衆潰勝不能止遂俱沒  
焉成功在山上觀戰見蔡祿等敗屬潘庚鍾曰爾立蓋下

代吾指麾吾往催水軍也駕船至江心望諸軍披靡不堪乃飛帆去庚鍾揮劍督護衛戰至死不去其蓋陳魁見

王師逼成功營趨援之中箭死鐵人軍殲焉鎧重不可砍則與以去或斧以斯之潰兵走江邊不得船悉赴水死是時甘輝張英在谷內未得號令遂大困英中矢死輝且戰且走左右皆盡所擊殺亦數十百人馬蹟被獲至城南金水橋見余新方屈膝輝怒蹴之曰我甘國公頭可斷志不可易也戰手罵不絕遂遇害萬禮力戰於大橋山亦覆沒是役也曰甘輝潘庚鍾萬禮張英林勝藍衍陳魁外又有副將魏稼林世用洪復等咸陣亡焉惟左右提督右虎衛右衛鋒援勦後鎮軍得全癸未成功至鎮江黃安全隊亦至成

功大慟曰是我欺敵非爾等之罪也遂棄瓜鎮出泊荆沙  
嶼令馬信韓英督舟師堵江口周全斌黃昭吳豪爲後殿  
餘軍次第登舟焉方梁化鳳之穴城出也有以通賊報總  
督者總督曰梁將軍忠貞必無是事其有謀乎既收軍迎  
而勞曰前夜穴城出何不相聞也化鳳曰成功積寇瓜鎮  
新亡人心搖動桀黠之徒多有異念保無城內爲之偵探  
者乎不請命者懼洩其機耳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  
請卽乘勢復瓜鎮順途歸崇明以防餘熾總督然之報曰  
江南之捷破成功者崇明總兵梁化鳳也

章  
皇帝方幸南苑集六師議親征聞報大悅命圖化鳳形以進  
擢爲江南提督

臣竊曰成功江甯之敗論者惜其拒甘輝坐守瓜鎮之言  
庚鍾分扼淮揚之策恃銳輕進以喪其師此事後成敗之  
論耳天之喪明若稿夫我

國家日月光華風霆震盪揮戈何足以返舍簣土何足以移山  
就使坐守瓜鎮而山東之師衝其左江楚之援掣其右金  
陵即廷佐梁化鳳搗其中堅豈能全師而返哉孤軍深入  
自老其師昭烈所以敗於猓亭也違衆獨斷孤注一擲成  
功非無所見哉兵驕者破理固然也覽其全局豈非天邪  
八月我

大清再遣使招明張煌言煌言不受走英山尋入於海

煌言方詣徽郡受降而江甯之敗聞即廷佐復以書來招

主師自楚來者遇於銅陵戰不利慈谿秀才魏耕請赴英霍山  
鄱陽招集故楊萬諸子弟號召江楚八月初七日乙未與  
寨乃焚舟登陸士卒尙數百人甫度東溪嶺而追者至衆  
皆散茫茫無所歸念皖有故人賣藥於高濟埠姑投之則  
故人無在也有自江上來者識爲張司馬憐其忠義教之  
由縱陽渡黃溢抵東流之張家灘登岸走建德祁門山中  
又病瘧力疾趨休甯買棹入嚴陵浙之人熟其貌仍作山  
中行自東陽義烏出天台達海壩復樹轟鳴角招集散亡  
成功聞之亦遣兵來助海上有長亭鄉多田而苦湖募義  
民築塘捍之且耕且屯遣使告敗於緬甸行在王專敕慰

問晉本部尙書

己亥明朱成功攻崇明不克

城崩數十丈梁化鳳隨時堵築造木馬釘拋置崩處十一

日己亥夜海師倚雲梯上正兵鎮韓英監督王起鳳放口亦作

起傷礮死周全斌曰城小而堅徒損士卒耳曾有自馬進

寶所來者知密謀不就乃回島

癸卯明黔國公沐天波以夷禮見於緬會禮部郎中楊在行

人任國璽疏劾之

緬俗八月十五日羣蠻贊見緬會張嘉會以享之時將誇

示諸蠻來招天波渡河並宗禮物王欲爲好於會命天波

往至則脅令曰衣椎髻跣足領諸海郡焚夷會而拜天波

不得已從之歸而泣曰我所屈者恐驚憂皇上耳否則彼將無狀吾罪滋大矣禮部楊在行人任國璽劾天波屈節於夷疏留中不發王患足疾旦夕呻吟而從臣酣歌縱博馬吉翔李國泰呼梨園黎應祥者演劇慶中秋應祥泣曰行宮密邇聖體不安此何時而行此忍心之事乎吉翔怒而鞭之攷曰求野錄也是錄行在陽秋永曆紀年所紀畧同而南疆佚史三藩記事本末謂羣蠻來朝王欲誇示之亦將爲好於緬酋也命從官劾其裝椎髻跣足用臣禮見審爾則楊在任國璽何以疏劾天波屈節於夷哉傳聞之誤也

九月明頒緬穀於從官

緬人進新稻王命給各官之窘迫者馬吉翔據爲己物私所親總兵鄧凱晉之於朝有吳承爵者吉翔之旗鼓也仆



凱於地損一足後咒水禍作吉翔死而凱以病足免焉

明朱成功部將劉猷敗績於溫州死之

猷徵餉溫州水淺舟膠我溫州總兵以騎兵突至力戰不

支全軍皆歿

明朱成功回師廈門上表待罪立廟祀死事諸人

成功留陳輝阮美羅蘊章分守舟山於初七日甲子回駐

廈門以江南出師無功修表遣使從龍門問道達滇白貶

王爵仍用招討大將軍印立忠臣廟祀死難諸臣以甘輝

爲第一哭之曰早從將軍之言吾不至此夫初甘輝之破

仙遊也聞有活閩羅王志章者能前知齊戒往謁志章書

位至崇明壽至崇明八字示之既封崇明伯而江南之役

道經崇明心疑其驗阻之不獲竟死焉

冬十月戊子朔明頒歷於緬甸

從鄧凱請也

我

大清吳三桂以兵圍沅江明土知府那嵩悉力固守

嵩世爲沅江土知府循法敬事王之入緬也過沅江嵩與子燾供奉甚謹設饌用金銀器宴畢卽斂以獻曰聊以佐缺乏耳及李定國用敕印招土司嵩受總督銜密爲傳布各土司亦有聽命者延長伯朱養恩將軍高應鳳總兵許名臣土司龍贊陽皆旣降而復與嵩合三桂統滿漢大兵自雲南至石屏州土司龍榮率賚壻黔國公之子沐忠顯

赴軍前降嵩固守不下進圍其城

明晉王李定國駐軍孟良

定國移營孟連賀九儀及文選部將張國用趙得勝來歸  
乃承制加各土司勳爵令內應孟良有女曾糾夷衆與定  
國爲標定國破滅之據其城

明郝承裔以邛眉等州降於我

大清

明鎮甯侯王友進降於我

大清

十一月癸亥我

清兵克沅江明總督銜土知府那嵩死之

嵩岡室自焚士民巷戰死那氏藏書甲於滇中灰燼無一

存焉

放日本  
殉節錄

十二月明鞏昌王白文選移軍猛犂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十九

鎮甯宋左夫光的

奉應林太冲

福淵謝定甫宗善

同里父業汪達利

參校